

梦里梦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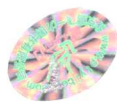
Meng Li Meng Wai

滴血梅花孤独地诉说着她的爱恨情仇！

知心小雨 / 著



千年的执著在命运的轴轮下演化为无力的哀伤；
生命的约定在轮回中幻化出微弱而不灭的光芒；
强敌在侧，沉睡的我们拿什么来唤醒？



中国 社会 出版社



梦里外

知心小雨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梦里梦外

Dream Dream Outside

知心小雨 著

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中国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里梦外/知心小雨著. -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
2005.6

ISBN 7-5087-0528-9

I.梦... II.知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第 060049 号

梦里梦外

著 者: 知心小雨

责任编辑: 彭先芬

版式设计: 布拉格

出 版: 中国社会出版社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66016392 传真: 66078622

发 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14

出版日期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87-0528-9/I·154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可与承印厂联系)





“我前辈子一定是被日本人杀死的！”我对我的朋友说，我们正面对面地坐在什刹海的一条微微荡漾的船上。

“说得忒玄了吧？”她笑了，撩了一下船舷的水。

“真的，你相不相信有前世？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做着这样的梦：在梦里被日本人追杀、枪杀、刺杀或者毒杀！我简直就是伴随这些梦长大的。”

“你电影看多了！”她笑得露出了牙齿。

我看着她露出的牙齿说道：“我第一次从这样的梦中惊醒，大概只有三四岁呢！我奶奶搂着大哭的我说：这是个噩梦。后来我就经常做这样的噩梦。前几年，我老是在梦中被日本人追得跳崖，‘咚’地跳下去，吓得一激灵，惊醒过来，我奶奶说那是在长个儿；现在，我每次都是被绑在树上被刺刀刺进前胸，我甚至看清了杀我的那个日本人的脸！——那还是个好帅的日本兵耶！”

“你说得太可怕了！”她哆嗦了一下。

我不禁笑了。

“那你恨日本人吗？”她问。

我摇摇头：“我说不清，不过，我从来不买日本东西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家有日本东西，我见过的。”

“是的，那是因为我奶奶是日本人！”

“什么？”她叫了一声，瞪大了眼睛，身子努力地往后靠。

“是的，我奶奶是日本人。她是我爸爸在日本留学时候的房东，她



很喜欢我爸爸，到我爸爸毕业回国的时候，她就同我爸爸一起来中国了。”

“你说得跟真的似的。”

“这本来就是真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你奶奶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吗？”

“她有一个女儿，在我爸爸去日本之前就出嫁了，我奶奶的老公好像也早去世了，反正她当时是一个人的生活。”

“天哪，你奶奶竟然是个日本人，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！”

“她在日本就全家说汉语，现在更是一口的北京话，在菜市场跟人杀价，那个溜，我们邻居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。”

“你恨你奶奶吗？”

“那怎么会？我自小就是跟奶奶睡，每天早晨，她早早地就起来给我弄早点，每次我放学回家，也是奶奶给我开门，拖鞋都拿好了。我奶奶跟我可亲了，比我自己的亲奶奶还亲，甚至比我爸妈都亲。”

“这真是有意思：你被日本人梦杀，你奶奶又是个日本人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你奶奶知道你做的梦吗？”

“知道，她是最先知道的人。”

“那她怎么说？她不会也跟着你骂日本人吧？”她说坏坏地笑了。

我也笑了，说：“她总是拍着我的背，说：梦婆婆太不负责任了，总是打盹儿，不管小孩子。”

“你去过日本吗？”她问，将手伸到水里，来回地拨弄着，水在那里打着旋儿。

“没有。”我望着那些旋儿说。

“那你奶奶也不回去看看吗？”她抬起头来问。

“那当然要回了，我姑姑也来看她，她还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儿子，我们见面就打架，不共戴天，后来他就不来了。”我说着又笑了，想起那个胖乎乎的日本男孩。



“哎，你的那位网友怎么样了？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”朋友用她那湿湿的手拍打着我的膝盖问。

我淡淡地笑了，说：“他想约我，我可不想见他，网上的就是网上的，何必一定要走进生活中来呢？况且，就算不见，我也知道他长什么样儿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儿？他给你传照片了？”

“没有。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聊上的吗？我直接在网上找一个叫‘千树’的人，他就跳出来了。——‘千树’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背靠背地绑在树上被日本人杀死的！”

“天哪，你别说了行不行？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也许你需要看看心理医生。”

我一笑，说：“我相信冥冥之中有我们还不了解的某种力量，如果我想证实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将‘千树’叫来，看看他是不是我梦中见的那个样儿。”

“这倒很有趣儿，我也想见见他。哪天你把他约上吧，我们一起见见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有答言。

“一定哦！”她叮咛道。



“雪儿，你哥哥要来了！”一进家门，奶奶就喜笑颜开地对我说。

“哥哥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你一夫哥哥呀？你忘了？小时候你还跟他打过架呢？”

“就是你日本姑姑家的一夫哥哥，他要来这里留学了。”妈妈在一旁说。

“哦。”我说。



“他要在这里住好几年呢，这下你可有了伴了。”奶奶笑道，看得出来她很开心。

几周以后，我就见着了这位哥哥。乍一见，吓了我一跳，他完全没了小时候的影子，帅呆了的一个大男生！但那张脸好熟悉，一定是在哪里见过的！在哪里见过呢？我从来不看日本剧的，他也不可能是日本明星啊？

“您好！”他笑着向我伸出手来。

“您好！”我也礼貌地伸出了手。

这家伙却捏着我的手，捉到嘴上去亲了一下！我恼怒地一把甩开了。

他哈哈地笑了，说道：“哇塞，丑小鸭变白天鹅了！你好靓啊，简直要迷死我了！”

我嘲弄地望着他笑，说：“哟西，你也酷毙了，我原以为你还是那个胖乎乎的武大郎呢！”

奶奶连忙插进来笑道：“这下好了，有哪个男孩子敢欺负你，你可以找哥哥帮忙了。”

“对！”他举起了拳头，在我眼前晃动着说：“我一定会把那些猪打得满地找牙！”他说着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冷笑了一声。

爸爸插嘴道：“你们还像小时候一样，现在总还不至于开仗吧？一夫，你的汉语说得很地道，雪儿就是不肯好好学日语，你多帮帮她。雪儿，哥哥今天还是客人，你不许再任性了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我不会跟MM生气的，何况她还是妹妹！”那个家伙不怀好意地笑着，对我做了个鬼脸。





“雪儿！雪儿！”

身后的喊声越来越近，我有一种想应答的冲动，“哎！”我努力地喊，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，真奇怪！

“雪儿！”那喊声越过我的身子向前去了，我心中异常焦急。

“雪儿！”另一个声音在耳旁喊道，我全身一震。

“千树！”我猛地扭过头去——真有好久没见到他了！

一双手抓住了我四处乱摸的手，我一下就知道这是千树了——虽然我还看不见他，但我知道这确实确实是千树——满心的喜悦一下子溢出来！

“千树！”

“雪儿！”

他的眉目在月光下清清爽朗地显出来，英气逼人！身上的白衣白裤又让他飘飘若仙！

我满心的幸福，扑进他的怀里去，他怀里那温暖的感觉依旧！

我们又坐上了那条小船，船主还是那个穿对襟黑褂子的老人。千树搂着我的肩，我偎依在他的肩上，嘴里轻轻地哼唱着一支小曲，老人“呵呵”地笑着。

小船穿过一座小桥，身后突然一声巨响，我们三人都吃惊地回过头去——桥塌了！空中升起一团烟雾，不知什么东西不断地掉落回小船上来。

“千树！”我惊恐地叫，一边用手护住头，紧闭了双眼。

等我再次睁开眼睛，惊骇地发觉船上孤零零地只有我一人！四周的景物全变了，原来有树的地方变成了荒滩，荒滩上尸横遍野，阴风袭人。



“千树！”我恐怖得大叫。

“冤枉啊！”冷风中人声鼎沸，阴气森森。

我紧抱双肩，全身乱颤，恐怖至极。

突然，岸上的尸体有了动静，一具裸体的男尸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他向我伸出他仅有的一只胳膊叫道：“冤枉啊！”我“啊！”地大叫一声栽进水里。

四周全都是水，白茫茫一片，水透过我的衣服打湿了我温热的身子，冰得我想叫，可一张嘴，水就涌进嘴里来，使我无法呼吸。我四肢乱动，拼命挣扎，我的身子却一个劲儿地往下沉。

“我要死了！”我想，心里难受至极。

“雪儿，雪儿！”突然有声音在水面上喊道，那里顿时亮起来，我赶紧往那里划过去，刚吸到水面上的一口气，全身一震，就醒了过来。——我原来还睡在自己的床上，旁边是奶奶熟悉的脸。

“又做噩梦了？”奶奶笑盈盈地问。

“大白天的又哭又叫，羞不羞啊？”伊藤一夫在脸上用手划着羞我。

我气得踹了他一脚，不高兴地说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没有本姑娘的邀请不准进我的房间，你忘了吗？”

“是我让他进来的，我们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。”奶奶笑眯眯地说。

我横了伊藤一夫一眼，没有作声。

“千树是谁？”他不知好歹地问。

奶奶忙向他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去看看炉子上的汤好了没有，给妹妹盛一碗。”

他答应着去了，我噘着嘴懒洋洋地起身穿衣服。

“你的舞跳得很好。”伊藤一夫在我的耳边说，他嘴里的暖风吹到我的皮肤上，让我觉得很厌恶。但他确实是个帅哥儿，他的舞跳得也不



错，有许多双眼睛在看我们，让我得到了虚荣心的满足。虽然他有許多地方与我们跳得不一样，但我很快就适应了，而且觉得蛮有趣。

“你是这里最迷人的妞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”

我没有搭理。

他自顾自地说：“因为你是我们日本人调教出来的，你沾了我们大和民族的贵气了。”他说着得意地笑了，露出两个尖尖的虎牙。

我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冷笑道：“那你还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？来沾晦气的吗？”

“我喜欢汉文化，更喜欢征服汉妞！”他说着嘴咧得更大了。

我生气地甩开了他的手，回到座位上。他也跟过来，不知说了一句什么，音乐很响，我没听见。

“怎么，你生气了？”他凑到我的耳边问。

我不理他，端起啤酒来喝了一口。

“你应该对我好一点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奶奶希望我们成为一对儿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一下子跳起来。

“怎么？你还没看出来？那你的智商就有问题了，这一直是奶奶的心愿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奶奶才不会这么想呢？想占本姑娘的便宜，没门！趁早滚回你的‘脚盆国’去吧！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他抓住了我的胳膊，“你不懂什么是教养吗？是奶奶没教你，还是你根本就学不会？”

我想甩开他的手，可他抓得太紧，气得我在他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他“啊！啊！”地怪叫起来，立马松开了我。

他用日语骂了一句，我吐了他一口。几个人围过来，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扭身走了。我冷笑着一个人重新坐下来，将剩下的啤酒都喝光了。

我以为他回家肯定会告我一状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第二天，我



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他还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同我打招呼，我看都没看了他一眼。

四

“我有男朋友了！”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向全家宣布。

“什么？”三个大人都叫起来。

“雪儿，你又胡闹了，你现在才上大一，正是学知识的时候，你应该向一夫哥哥好好学一学，这么大了，还像个小孩子！”爸爸不高兴地说。

“谁胡闹了？”我不服气地说，“我们班女生都有男朋友了，我还是最后一个呢！”

这时候，一直没有吱声的伊藤一夫突然站起来，鞠了个躬退出了饭厅。——他每天吃完都这样，只是今天的动作也太快了些。

“你吃好了吗？”奶奶在他身后赶着问。

“吃好了。”他的后半句话已经被关上的门夹住了。

“雪儿，你还小，别做傻事！你知道什么爱不爱的？”妈妈说。

“雪儿，女孩子要懂得爱护自己。”奶奶也回过头来对我说。

“你们别把我当小孩子了，我什么都明白，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我可不想把自己留着便宜了狗！”说着，我朝伊藤一夫关住的房门瞪了一眼。

“雪儿！”爸爸发火了，“啪”地将筷子压到桌上。

可惜，还没等他的长篇大论从嘴里冒出来，我已经扔下碗一溜烟地跑了。

我出来消费了一顿肯德基，又吃了两三个冰激淋，找个网吧，同千树胡侃了一通，等我溜溜达达地回到家中，才发现三位大人还如临大敌似的坐在客厅里，显然是正等着我呢！——我这才想起来吃晚饭



时候的事。

我想溜回自己的卧室，但爸爸已经叫住我了，我只好乖乖地坐到了审判席上。本想使出浑身解数来舌战群儒，但很快我又改变了主意，因为我已经打开了哈欠，实在不想打持久战，看来也只得屈就做一回乖乖女了。好在审判官们是宽容的，聆听一顿啰嗦之后，我老实地作了检讨，还将千树也供了出来。这似乎很出乎他们的意料，三个审判官之间出现了分歧，最后，在我打第十二个哈欠的时候，他们总算释放了我。

伊藤一夫很快就住到学校里去了，我也不怎么在家里呆着。千树的事既然说开了，好朋友豆苗便怂恿着我约会了他。

约会时，我们是一起去的，地点在校园里的一片小树林里。那天的阳光很亮，老远就看见一个穿白T恤的男生在那里东张西望。虽然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，但我的心已经沉下去了——直觉告诉我，他不是我的“千树”！

他果然不是我的千树！我一下子变得兴致全无。豆苗倒似乎对他很感兴趣，小嘴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整个人也像吃了一剂兴奋剂。我陪着聊了一会儿，找个理由走了。

晚上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是想单独与我约会，我不置可否地与他胡扯了一通，看得出来他很失望。

013

五

十二月份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月份，不仅圣诞、新年就要到了，春节也不远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生日就在这个月。

今年的生日，是我彻彻底底摆脱高考后的第一个生日，爸爸说一定要为我好好庆贺一番。日子还没有进入到十二月，我就收到了一堆一堆的礼物，姑姑也从日本寄来了一套漂亮的裙子，伊藤一夫为了跟



我和好，送了我一份重礼。饭桌上，我与他握手言和。——不为他，为了我奶奶，我不想伤害这个最宠爱我的人。

十二月的第一个周五，我与朋友们闹了个通宵，千树也来了，他的礼物很浪漫，是一颗里面装满各色液体的红心，这些液体能随你手的晃动变换出各式各样的图案。虽然我对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了，但还是收下了这份礼，不过，我在朋友中作了一个郑重的申明：他不是我的那种男朋友，希望大家不要误会。

他的脸暗了一下，但还是笑了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他执意要送我回家，我已经醉了，走路东倒西歪，当他扶起我时，我也不可能再拒绝了。出门打车，第一缕晨风拂上了我的面颊，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，我扭头叫上了豆苗，她当时正同朋友们替我收拾那一大堆的礼物，我坚持要她一起送我回去。

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，我们碰上了伊藤一夫，他每天早晨都要出来跑步。千树这个傻瓜竟然想讨好他，跟他废话了半天。

“你就是千树先生？”伊藤一夫狡猾地问。

我真是喝高了，或者是骨子里本来就有些卑贱的成分，当着我朋友的面，我竟然听见自己恶心地叫了他一声“一夫哥”，我还是很小的时候这样叫过他。

“把她交给我吧，谢谢两位了。”他对我的朋友们说。

我倚在他的身上往家里走去。

“你不该喝成这样的，雪儿。”伊藤一夫说。

“我高、高兴。”我说。

“这么说你喜欢喝酒？你参加过我们日本的酒会吗？”

“没、没有。”

“想不想参加？我们日本留学生明天有一个周末酒会？”

“再、再说、说吧。”我说，其实我心里是很想见识一下的，我倒要看看鬼子们是怎么找乐的。



六

那天的酒会上，我艳惊四座，让伊藤一夫大大地美了一场。我不该答应他，装成了一个日本女孩子，改名叫“雪子”，将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，成了他真正的表妹。

所有的鬼子都在向我献殷勤，我的日语不算太好，但一般的会话也难不倒我，何况我也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，我只需用手指头替他们调调酒，他们就已经忘乎所以了。

“唱支歌吧，雪子小姐？”一个鬼子说。

我想这时候唱中国歌曲不应景，但我又不会唱什么日本歌，我想这下要露馅了。忽然，我想起了小时候奶奶给我唱的一支摇篮曲，我立即把它给唱了出来。

我歌声未歇，叫声、口哨声响成了一片，他们仿佛一下子被激活了，都脱了外衣，围成圈地舞起来——这种舞我在二战的影片中似乎见鬼子们跳过。伊藤一夫将一个印有日本国旗的小布条绑到头上，又歌又舞，十分起劲。他忽然扭头见我闷闷地站着，就走过来，一下将我抱了起来，我使劲挣扎着才跳到地上。鬼子们看着我们笑，我极力装作无事人似的，就好像我们表兄妹经常这样打闹。

“雪子小姐，听说你是在中国长大的？”一个穿白衣的鬼子走过来，径直在我身旁坐下了，旁边的人好像都往后靠了靠。

“是的。”我看着他说。

“你喜欢在中国生活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喜欢旅行吗？去过东北和山东吗？”

“去过。”

“西藏和新疆呢？还有云南和四川，你去过吗？”